

杜立特突袭队员上海蒙难记(下) ◆ 郑伟勇

三位队员被执行死刑

10月15日上午,霍尔马克、法罗和斯帕兹被带上法庭。中条丰马审判长向三名美国飞行员宣读了死刑判决。刑场设在高境庙火车站对面的上海市立第一公墓内(位于今殷高西路以南,逸仙路以西)。刑场上竖立了三个用新木头做的十字架,附近放置一张小桌子作为仪式的祭坛。

下午4点半,霍尔马克等三位美国飞行员被三辆卡车押到刑场。他们被带到十字架前跪在地上,两个手臂分别绑在十字架上。每个人眼睛都被戴上了白色眼罩,在眼罩的额头中心位置用黑色墨水画了一个标记。行刑队有六个射手。第一组三个射手负责先开枪,第二组射手负责补枪。行刑现场有法务官、医疗人员、宪兵和一名翻译。田岛少尉为行刑队的指挥官。三个士兵作为墓地周围的警卫。点燃放在祭坛上的香炉。“预备!”排在前面的三个士兵举起枪瞄准眼罩上的黑色标记,这距离仅仅只有30英尺。田岛少尉举起他的手。

“射击!”他喊道,顺势挥下手臂。三次枪声打破了午后的沉寂。每颗子弹都击中了他们的目标。田岛少尉命令行刑队退出子弹。三名医疗人员各自检查一个人,尸体被解下由看守放置在棺内,并搬到祭坛前。日本人按照武士道的习俗,所有人集中站在桌子的另外一边进行短暂的静默。三具棺木被快速地装到一辆卡车上,送往日本侨民协会火葬场火化。11月14日,骨灰盒被转移到胶州路207号的上海万国殡仪馆。

五位队员被判处无期徒刑

10月15日下午,海特、米德尔、尼尔森、巴尔、德谢泽等五人由士兵带出囚室。审判长中条丰马开始用日语宣读审判决定:你们犯有滥炸学校、医院和扫射平民罪,已被判处死刑。但由于天皇的宽容,给予“特殊待遇”,免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判决书刚读完,士兵们围上来把他们押回单人囚室。他们继续在那九英尺长、五英尺宽的囚室里过着单独监禁的

生活。长期的监狱生活,使每个飞行员的健康状况都迅速恶化。他们都患上了痢疾和营养不良、水肿、脚气等病。巴比·海特的身体状况最差。1943年1月25日早上,他刚一起床便昏过去了。苏醒过来之后便出现幻觉,不能走动。一个日本医生检查过后,给他注射一针,结果他整整48个小时不省人事。

激起美国朝野一片愤怒

6号机组和16号机组人员被俘后,美国方面一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所以将他们列为失踪者。1942年8月15日,从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得知8位美国飞行员作为囚犯关在大桥大楼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据官方报道这些人健康状况良好,唯一可以得知的名字叫做“法罗”。瑞士领事馆试图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是没有成功。在三位杜立特队员被处以死刑的四天后,日本政府在电台播出:他们已经对杜立特的两个机组人员进行了审讯,并判其死刑。在对其中大部分减刑为无期徒刑后,也宣布了将对某些人执行死刑,但没有提供姓名或者其他事实。

美国国务卿赫尔联系了瑞士驻美国公使,要求其政府帮助查询东京的报道是否属实。瑞士公使询问日本外务省。但日本没有答复。直到1943年2月17日,日本政府在答复瑞士政府的问询时,证实了对部分被俘的杜立特突袭队员已处以死刑,但拒绝透露被处死的飞行员的人数和姓名,也不提供被判刑的其他人的名字及他们的关押地点,并且不允许瑞士大使去看望他们。瑞士政府向美国国务院确认了突袭队员被判刑的事实。

4月12日,美国国务院通过驻日瑞士公使向日本政府递交通告,提出正式抗议。在这之前,美国政府没有发布杜立特突袭日本的细节。人们知道的是飞行员在完成任务后全部生还。4月20日晚上9点半,美国陆军部发布关于杜立特空袭的正式公报。它第一次告诉人们,轰炸东京的飞机从美国海军的“大黄蜂”号起飞。突袭日本后飞机全部坠毁,有飞行员死亡、失踪。4月21日,罗斯福总统发布了被俘

杜立特飞行员被日本处决的公报。这一消息激起的抗议日本军阀暴行的怒潮很快席卷全美国。阿诺德将军致信陆军航空队全体官兵,要求大家“加倍努力,直到犯下这些罪行的残忍的军阀们被完全摧毁”。在北非,杜立特发表声明,呼吁美国要继续轰炸日本,直到它被打得跪地求饶。

1943年4月18日,袭击东京一周年的这一天,江湾监狱里的5位杜立特队员被转押到南京的一所陆军监狱。他们在那里受到的待遇同样恶劣。同年12月1日,26岁的鲍勃·米德尔在南京陆军监狱囚室里死去。1945年6月15日早上,四位幸存者从南京陆军监狱秘密转押到北平日军陆军监狱。米德尔的骨灰也随四位幸存者一起转移到了北平。

8月15日晨7时,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公布: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8月20日,在北平的四位被俘杜立特队员由尼科尔斯少校率领的一个六人小组解救出来,重获自由。营救组的无线电操作员马上向在西安的上级发电报告。美国随军记者当天向全世界报告,四位失踪的杜立特轰炸队员还活着。美国报界以头版大字标题刊发了这一新闻。

战争结束后,美国开始寻找战争失踪军人,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牺牲军人遗体迁回国安葬。美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在上海一家殡仪馆的搁板上,找到了三个小小的木质骨灰盒。根据一份原始的日本案卷和年龄,鉴别出他们的真正身份。此后,米德尔、霍尔马克、法罗、斯帕兹等人的遗骨被带回美国。然后,前三人被安葬在阿灵顿国立墓地,斯帕兹则是被安葬在夏威夷的国立墓地。

不彻底的审判

1946年初,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组建美军军事法庭,审判这个战区里被控犯有战争罪的个人、单位和组织。2月27日上午10时,在提篮桥监狱十字架开始对泽田茂、和光勇精、冈田隆平、立田外次郎“违反战争法

迪士尼浦东梦

叶永平



三省一市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强强联合与优势互补,走规模化、网络化经营的同时,将进一步打造现代化和一体化的长途客运服务网络,形成结构合理、层次分明、信息科学的服务体系,通过不断加强快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推进企业品牌在长三角地区的辐射效应,在满足不同层次旅客出行需求的同时,全面提升国内公路客运核心竞争力和服务水平。

14. 长途巴士与浦东迪士尼交通衔接
新闻说:据悉,2016年作为申城新地标的浦东迪士尼乐园建成开园后将吸引大量海内外的游客,而长三角地区的游客乘坐长途客运来迪士尼乐园游玩将更为舒适、便捷与安全。这是2015年3月13日在沪举行的长三角公路道路运输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上传出的信息。上海交运巴士集团携手苏浙皖三地的大型公路客运企业改革创新打破壁垒,实现长三角公路客运一体化区域联动,开辟拉近三省一市大城市及旅游景点之间距离的旅游班线和城际快线,在抢占客运市场新高地,与高铁客运开展竞争的同时,迎接长三角同城时代的到来。

近年来,沪宁、沪杭甬高铁客运的迅猛发展,加剧了长三角地区长途客运市场的竞争态势,而长三角地区相继建成的一批在国际和国内享受盛名的地标性旅游景点为公路旅游客运带来了发展良机。为在日益激烈的长途客运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走可持续创新发展之路,进一步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旅游经济的不断发展,根据签署的长三角公路交通运输一体化合作协议,上海长途客运行业骨干企业上海交运巴士集团为首,联合苏浙皖最大的公路客运企业江苏大远交通运输集团、杭州长运运输集团、芜湖运泰汽车运输集团强强联合,跨区域紧密合作谋求发展,组建上海申苏杭芜公路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暂定名),整合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投资建设为上海迪士尼旅游配套的旅游客运中心,开设长三角地区旅游班线和城际快线,目标在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建立20个旅游集散中心,实现一站式直达城际旅游专享服务,并为来沪旅游的长途游客提供购票(长途车票和旅游门票)、城市酒店宾馆预订、旅游咨询等一条龙点对点服务,进一步降低长途旅客出行成本的同时,为游客提供较高铁更为安全、舒适、高效、便捷的长途客运服务。

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由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大型国有省际道路客运企业,为上海地区跨区域经营的道路交通运输行业的骨干企业,下辖有6家全资子公司、6家控股公司和2家参股公司,在全市拥有12个客运站,遍布上海的东西南北中。公司拥有各类中高档大客车800多辆,核准班线500多条,线路辐射华东、华南、华中、华北、西北、西南等全国16个省份,营运车日营运里程30余万公里,日发班次1250余班,年运送旅客达1043万人次。

其实,这条新闻与作者本人也有关联。前些年,笔者作为浦东新区政府官员参与浦东迪士尼谈判期间,一日偶遇上海长途巴士公司董事长许杰,因为曾经是浦东新区一局的同事,所以闲聊起来。许杰说我在谈判有关浦东迪士尼乐园的公交枢纽项目,说是要研究长途巴士与浦东迪士尼的交通衔接,当时便一拍大腿:将长三角的长途巴士联网,还可为乘客“一条龙”服务,连门票、住宿统统服务到家。这个“小个子”,眼睛不大,但“聚光”的董事长,颇有战略眼光和大气的情怀,几经筹划,终于成为捷足先登者。

早在几年前,消息灵通人士便从浦东商务委获悉,浦东奥特莱斯即将动工,位置靠近浦东机场,临近轨交2号线远东大道站,从迪士尼乐园开车过去十分钟左右就能抵达。当时动迁已基本完成,2015年初开业。

奥特莱斯向来以提供低价的一线品牌而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其货源是关键。时任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副主任的陈中茂表示,奥特莱斯是较难经营的一种商业业态,需要由能从世界各国知名品牌正价店搜集到换季、断码、尾货产品,持续提供货源的开发商来经营。为此,近年来浦东一直在考察世界各国实力的运营商。

24. 试管婴儿,弥补遗憾

这些人跨越失去子女的一己之痛,将琐碎点化成细腻,让绝望、痛苦在关爱中化解。“星星港”的名誉顾问、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深有感触地说:“你们本来是最不幸的人,但你们选择了一条走出不幸、走向大爱的道路。我敬重你们。”确实,他们理应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2013年12月24日,湖南省建三公司的侯吉水永远失去了他的独生子侯瑾。

侯瑾1992年4月出生,身高一米八,建筑工程专业毕业。他不但人长得英俊,有着韩国影星李敏镐的外形和气质,而且还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因所学专业热门,一毕业就被一家建筑公司聘用,月薪过万,为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所羡慕。同时,他也成了女孩子们追逐的对象,刚满二十岁就有了称心的女朋友。侯吉水夫妇则欢天喜地地张罗着为他成亲,好给他们生一个大胖孙子……

可是,一场突来的车祸让他们的美梦破碎了,一家人从幸福的顶点瞬间跌落到十八层地狱。夫妻俩完全变了个人,关在房间闭门不出,哭过之后,就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然后再哭。

“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侯吉水说。让他们更揪心的,还有近八十岁的父母。他们不敢把儿子遭遇车祸的事告诉二老,二老上了年纪,身体多病,受不了这个刺激,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向老人交代。好一段时间,虽然同住在一座城里,相隔不到几公里,他们却不敢回老人的家,与二老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电话。电话里,二老问他们,为什么这么久不回家,为什么这么久没看到孙子。他们只得欺瞒二老,说自己在外地找了一份事做,不方便回来,孩子也出国深造了。说完这些,夫妻俩又是抱头痛哭。

侯吉水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今,我已经绝后了,是最大的不孝。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二老?”

痛过、哭过,他们决定重新开始,再生一个。可是,谈何容易?他们都到了近五十岁的年龄,妻子面临绝经,他也力不从心。但这是

规及惯例罪”的指控进行审判。起诉他们的理由主要是:不正当的审理和判决8位杜立特飞行员,不配备辩护人及翻译,蓄意非法判决杜立特飞行员死刑;在狱所内殴打、虐待杜立特飞行员,拒绝给战俘充足的食物、保护、卫生设施和医疗救助。3月18日,检方与辩方分别进行多轮的举证、质证和辩论。有超过600页的证词、论据和书面证据,记录了8名被俘虐待队员的遭遇。出庭的证人包括原第十三军法务部长伊东章信。审判一直持续到4月。审判中检方与辩方的辩论非常充分。4月15日下午,审判长宣判:侵华日军第十三军司令泽田茂中将、冈田隆平大尉、立田外次郎上尉判处重体力劳役5年的监禁。和光勇精上尉判处重体力劳役9年的监禁。就这样,历时48天,经过第20次公开审理,对虐待、杀害杜立特队员的罪犯的审判结束了。

当时的《民国日报》曾这样报道:“各犯接受判令后,喜出望外,彼等初不料受刑如此之轻也。泽田茂弯腰领其同僚向法官深深一鞠躬后,微笑而退,其后被告之辩护律师频频向法庭道谢,感其大德。”其实,虐杀杜立特队员案中的战犯泽田茂在1939年10月至1942年10月期间担任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司令官,他对上海郊区的烧杀惨案和“清乡”负有直接罪责。1940年4月的青浦“青东大屠杀”,经调查被枪杀、刺死、烧死、酷刑致死的有名遇难者就达803人,烧毁房屋达4400间。这一重大惨案,便是由泽田茂为首与日独立混成第17旅团长谷川正宪、日上海特务机关长前田正实等共同策划指挥的。应该说,泽田茂是这一重大罪案的首犯。但是美军在审判中竟无一字提及。

宣判的结果在报上公布后,中美两国人民和媒体认为判罚过轻,非议声此起彼伏。死难美国飞行员的父母和亲戚写信给总统和国会议员表示愤慨。因为不光对虐杀杜立特突袭队员的罪行没有得到清算,而且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审判更不彻底。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11期)

唯一的选择,必须坚持到底,不能自然怀孕,就做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手术的费用十分昂贵,他们手头没有那么多的钱,便将房子卖掉,拿着这笔钱走上了遥遥求子路。从2014年春节后,近一年的时间,他们先后五次去湖南省湘雅医院都没有成功,之后又去广州,还是没有成功,之后再辗转山东、上海。

就在他们外出求医的时候,老父亲突然瘫痪在床,在床边侍奉老人的妹妹打来电话,说:“哥,怎么办啊!你快回来看一眼爸爸吧,把实情告诉爸爸,爸爸会原谅你的。”

接到电话的侯吉水泪流满面。他知道,此时爸爸最需要的就是儿子,他又何尝不想马上回到爸爸身边尽孝?可是,一想到死去的儿子,一想到人生的大不幸,他犹豫了。他相信爸爸会理解他的。如果他能给老人生个孙子,这才是最大的孝顺。最终,他在电话里哭着说:“妹,只有辛苦你了。我也是为了这个大家庭,等孩子生下来,我立马抱来给二老报喜。”于是,妹妹一个人挑起了侍候病重父亲的担子,让哥哥继续在外漂泊,直到哥哥完成子嗣传承的重任。

广东佛山市南海区某镇居民刘永胜,在十七年前孩子出生后,其妻马琳就落实了上环手术。不料2011年12月,他们唯一的儿子死了在运动场上。

这个家不能没有孩子。但四十三岁的妻子因为上环多年,一边输卵管已经堵塞,要自然生养似乎不太可能了。无奈,刘永胜夫妻只好去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做试管婴儿手术。

2012年5月12日,第一次,失败。2012年12月22日,第二次,又失败。

“为什么都不成功?”刘永胜问医生。医生指了指病历本封面上面的一个数字,“44”,那是马琳的年龄。

做试管婴儿手术要打催卵针,属于激素,会伤身,会让人身体虚胖,而每次失败也会对妻子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妻子害怕再去,而刘永胜却决定再去做最后一次,他说:“但愿能成功,如果还是失败,我真害怕她会垮掉……”

中国「失独」家庭调查

韩生学

